



寺院管理 及老年出家

資料整理／編輯室



僧醫會於關懷訪視法師的過程中，遇到許多老年出家的例子。這些法師可能需要面對哪些問題？而四眾弟子又該如何護持法師們安住修行？本期的僧醫觀察引用道場管理者的觀點、老年出家者自身的經歷，提供予各位讀者參考及深思。



以下節錄自《香光莊嚴》第31期 專輯：「住持」是每位僧人的使命 — 訪明迦法師

■ 台灣佛教在寺院管理上，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？

談目前台灣佛教寺院比較迫切需要解決的，是老年出家和佛教寺院的法律問題。寺院是三寶住持、弘揚佛法的根據地，必須建立在合理的法律地位上，取得社會大眾的認同，才能充分發揮宗教回饋社會的功能。我們希望有更多人能參與佛教，關心佛教的未來，改善政府對宗教的法令，給與僧伽住持寺院的合理保障，減少像半天岩、虎山岩事件的發生；而寺院本身也必須加強法律的常識，避免廣承岩寺院違建被拆的情況再度重演。

至於老年出家的問題，很多人抱著：「將來我的責任完了，就要去出家」的想法，認為出家是生命最後、最好的安頓。值得深思的是：一個人剃了頭，身心就可以得到安頓了嗎？出家人是社會的宗教師，必須接受嚴格的僧伽養成教育，只有更多有志的青年到佛門裡來奉獻，佛教的前途才會有希望。寺院接受或鼓勵老人出家的原因，不外是成就老人出家的心願，或缺乏人力、財力，認為老人出家可以當香燈、撿菜、掃地……等等基礎維持工作，老人的安單費可以增加寺院的經濟。可是老人年紀大了之後，生活習慣已定型，在嚴謹的佛門生活適應上有其困難，而且身



體也愈來愈無法自主，本來就顯得人力單薄的寺院，在照顧體弱多病的老人之餘，還能發揮弘化功能？個人非常鼓勵老人修學佛法，找到心靈的安頓，更希望在社會普遍趨向高齡化的同時，佛教也能逐漸建立「老人公寓」、「老人社區」的社會福利制度，提供屬於老人的生活空間及修行方式，在生活得到適切的安頓中，念佛修行、安享餘年。

以下節錄自《香光莊嚴》第42期 專欄：新語說世

■ 莫道老來方出家

九月了，南臺灣午后的陽光仍曬得人頭昏昏的，這天氣實在熱得悶！我拉拉身上的長衫，恨不得把袖子捲起來，想起某甲師警告過我：「出家人要注重威儀！」伸出去的手，又停了下來。就因為前些時，在寺裡，我穿著短褂，把袖子捲得高高的和信眾閒聊，被某甲師看到，他一臉嚴肅地告誡我，還叫我不專找人銜穀子，害我當下很難堪！以前在家時夏天我都穿無袖的，坐在門口和隔壁王太、孫太一面聊天，一面乘涼，誰說那是講是非！怎麼出家後卻要守這麼多規矩？麻煩！麻煩！

新公園內三三兩兩的行人，偶爾投射過來異樣的眼光，我站在指定集合的地點，手中掐著念珠，有一句沒一句地念著佛號。等著等著，不禁哈欠連連，感覺有些疲倦。出家這幾個月來，每天一大早起來，跟著大眾師上早殿，緊接著又是過堂，又是出坡……，確實上了年紀，記憶力差，在家時，媳婦常笑我：「媽，這件事您已說過N次了！」想想怪尷尬的。動作又慢，要學那麼多的新鮮事，就好像「捉公雞下蛋」，實在吃力！還好，上星期連絡以前一起去朝山、參加拜懺的林師姊，探聽到這次前往××寺的朝山團，我興奮好幾天！

好不容易人都到齊了，上了車，一看，全車竟然只有我一個出家人，其餘全是居士，為免尷尬，我靠著車窗閉目養神。隔壁座的太太，還帶了個四、五歲的小孩，小孩那有不愛玩的？只見他一個勁兒爬上爬下，臉上紅撲撲地，我又想起了我那個寶貝孫子……「阿媽！阿媽！」稚嫩的童音在耳邊響起，我差點應了一聲，定神一看，才想起他不是小偉。當初講好不幫媳婦看小偉的，現在怎麼反而想他？



說起來最捨不得的就是小偉了，出家後我溜回家幾次，請媳婦幫我剃頭，被某乙師知道了，說我不自己學，說我剃了光頭，穿著僧服抱孫子！又說我三天兩頭往俗家跑，妨礙道業什麼的。但又有誰能幫我剃頭？我真不懂我抱我的小偉，又招誰惹誰了？每次聽兒子與朋友講股票經、女兒的珠寶鑑定論，反正我回家就聽這些嘛！我還是一樣念我的佛呀！想到這裡，我不禁加快掐念珠的速度。

「各位居士，我們今天很有福報，有一位法師和我們同車，現在請法師為我們開示！」頓時車上響起了如雷的掌聲，還有人合掌恭念「阿彌陀佛」。法師？是在說我嗎？睜眼一看，全車的人都看著我！「法師！請您開示！」領隊已走到我面前，恭敬地合掌將麥克風送過來，等我說話。

完了！開示？怎麼開示呀？全車安靜無聲，我的心卻跳得碰碰響，過了好久，只得吞吞吐吐地說：「我不會這個…」他們瞪大了眼睛，似乎很難理解我的慌張，這時前座一位居士說：「請法師告訴我們您念佛的心得，好嗎？」啊！心得？自己出家以來，每天記掛俗家那些人、事、物，怎麼可以告訴他們？天啊！一時間竟擠不出半句話來。

「可能法師今天沒有準備，那我們下次再請法師開示好了。」領隊為我找了個下臺階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我再也無心念佛了，想不透以前聽法師說法，認為法師開示是理所當然的，怎麼出家後，身份一轉變，就換成要開示了？出家、在家有差那麼多嗎？望著窗外擦身急駛而過的車輛，我竟愣在那兒。

到了目的地，已是夜裡十一點，下車後我把僧袋放好，穿上海青，披上袈裟，一切準備就緒，大家都排好隊伍，要開始拜山了，領隊拿著引磬到我身旁，「有法師在，請法師走在前面帶領我們！」說著把手中的引磬交給我。天呀！法器、唱韻、領眾，這些我怎麼會呀！「你們自己帶就好了，…」我小聲地說著，臉上漲紅了一片！還好燈光黯淡，沒人瞧見。

我默默地走向隊伍後面，跟著大家一拜一拜地拜著，希望沒有人再發現有個「法師」站在隊伍中，法師？真不是滋味，原本以為老年出家，清心念佛，多麼自



在，沒想到…，站起身來，理理已皺的袈裟，突然覺得穿在身上，它竟是那麼重、那麼重…

回程路上，腦海裡浮現了出家前聽一位師父說的：「老了才出家本身有許多限制：體力差、記憶力退化、習氣重。僧人既要修道，又要弘法，老人的適應顯然較為困難。出家更有一份回饋社會的責任，必須認識清楚。如果把佛寺當養老院，倒不如在家安心念佛來得自在。」看來他說得一點也沒錯，出家真的不是養老…我該何去何從呢？🌿



僧醫會覓尋物品存放處所

僧醫會搬遷至板橋會所後，原樹林辦公室預定裝修為罹病法師掛單住所，並承張居士願意護持裝修。惟原有辦公室存放之義診器材、放生及法會等一般物品；經統計清理，約需100坪存放空間，尚未覓得適當處所。

祈請法師或居士大德若得悉新北市（或周邊地區）適合場所或房舍可供租（使）用者，賜電僧醫會陳居士聯繫告知。（電話：02-26829188）

僧醫會感恩您。

